



民国大学丛书

新史学

THE NEW HISTORY

[美] 鲁滨逊 (J. H. ROBINSON) 著
何炳松 译

東方出版社



民国大学丛书

新史学

THE NEW HISTORY

[美] 鲁滨逊 (J. H. ROBINSON) 著
何炳松 译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史学 / (美) 鲁滨逊 (Robinson, J. H.) 著; 何炳松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2. 5

(民国大学丛书)

ISBN 978-7-5060-4838-5

I. ①新… II. ①鲁…②何… III. ①史学—研究 IV. ①K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8625 号

新史学

(XIN SHIXUE)

(美) 鲁滨逊 (Robinson, J. H.) 著

何炳松 译

责任编辑: 张 旭 张莉娟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5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4838-5

定 价: 26.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序

民国九年的夏天，我担任北京大学校史学系的主任，那时我看了德国 Lamprecht 的《近代历史学》。他的最要紧的话，就是：“近代的历史学，是社会心理学的学问。现在历史学新旧的论争，就是研究历史，本于社会心的要素？还是本于个人心的要素？稍严密一点说起来，就是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在全体社会呢？还是在少数英雄？”Lamprecht 的意思，以为历史进程的原动力，自然在全体社会；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心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我那时就把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大加更改。本科第一二年级，先把社会科学学习，做一种基础——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再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特别注重的，就推社会心理学。然后把全世界的史综合研究，希望我们中国也有史学的发展。那时史学系中又有《历史研究法》一课，就请金华何炳松先生担任，何先生用美国 Robinson 所著的《新史学》原本做课本，颇受学生欢迎。我那时就请何先生把《新史学》译做中文，使吾国学界知道新史学的原理。不到一年，《新史学》一书果然译成，何先生就叫吾做一序。

我看《新史学》全书，共分八篇：其中一、《新史学》，二、《历史的历史》，三、《历史的新同盟》，八、《史光下的守旧精神》，这四篇最重要；四、《思想史的回顾》，五、《普通人应读的历史》，这两篇次之；六、《罗马的灭亡》，七、《一七八九年的原理》这两篇又次之。他最要紧的话，在第一篇里，他说：“新史学这样东西，总可以应付我们日常的需要，他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种种

发明。……这部书所以叫做《新史学》的缘故，就是特别要使大家知道……历史的观念同目的，应该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在第二篇里，他说：“历史家始终是社会科学的批评者同指导者，他应该将社会科学的结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在生活去试验他们一下。”我看 Robinson 这部书，都是消极的话——都是破坏旧史学思想的说话。他积极的话——建设新史学方法的说话——就是第三篇全篇和我上面所举的那几句话。其中尤以“应该将社会科学的结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在生活去试验他们一下”这句话为最简括切实。我读了这几句话，差幸对于北京大学校史学系的课程，改革的尚不算错。

Robinson 在他《新史学》第二篇里，还说：“德国 Hegel 的《历史哲学》，将人类最高的地位给与他的同胞，所以德国人异常傲慢。……因此历史的研究同著作，就有一种民族的同爱国的精神贯注在里面。”又说：“从古代到十九世纪初年，历史家研究历史，很是用心的批评的以教训或娱乐读者为目的。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说是科学的。在历史里面，要想发见政治家或军事家的模范，要想推翻异端的神道，要想说明旧教徒是对的，或者新教徒是对的，要想说明世界精神实现自己的步骤，或者要想说明自由是从德国森林里面出来的，永远不回去——这几种目的，虽然有时研究得很深奥，却是非科学的。”Hegel 的《历史哲学》有一种民族的和爱国的见解，自然和从前的旧史学一样，都应当排斥的。但是 Hegel 的《历史哲学》虽然应当排斥；《历史哲学》一科和别种科学一样，常常进步的，是不应当排斥！有人说：“德国自 Hegel 以后，没有历史哲学，所以历史哲学是没有价值的。”不知道德国自 Hegel 以后，还有几个历史哲学的大家。一九一二年美国 Robinson 《新史学》出版以后，德国 Mehlis 就有一大部《历史哲学》出版。Hegel 是浪漫主义的历史哲学，Mehlis 是新理想主义的历史哲学，他们的主义是很不相同的。

Mehlis 的《历史哲学》分为三部：第一部，历史哲学的问题，即历史和普通史的理论。其中一、历史哲学及其问题一般的性质；二、哲学的概念；三、历史的概念；四、历史论理学问题；五、历史的价值论问题；六、普遍史问题。第二部，历史哲学的历史。第三部，历史哲学的体系，即普遍史内容上的构造。其中一、历史的事象意义；二、普遍史的过程上一般的构造；三、宗教的发达；四、艺术的发达；五、哲学的发达；六、道德的国家的发达。这部书实在是科学的。虽然是历史哲学，他的实质，实在是一种社会哲学。这部书的内容，都是积极的说话，于研究史学的人，很有实际的利益。不过这部书说理很深，未曾研究过社会学哲学，不能领会的。

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何先生译了 Robinson 这部书，是很合我国史学界的程度，先把消极的方面多说些，把史学界陈腐不堪的地方摧陷扩清了，然后慢慢的想到积极的建设方面去。所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是很有功于我国史学界的。

还有一层，Robinson 的《新史学》第六篇，主张历史是连续的，说明断代的不妥，把历史的时间须连贯；Lamprecht 和 Mehlis 都主张历史是全人类的，国别史断不能完足历史的功能，所以二人都归宿到世界史或普遍史，把历史的空间须连贯。照这样看来，美国的学说和德国的学说兼收并蓄，那末可以达到史学完善的目的；而且他们的学说，殊途同归，都归到社会科学那方面去，可见学问是断不可分国界的。我国史学界总应该虚怀善纳，无论那一国的史学学说，都应当介绍进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为我国史学界的首唱者，我很望留学各国回来的学者，多译这种书，指导吾国史学界，庶几不负何先生的苦心呵！

民国十年八月十日海盐朱希祖谨序

译者导言

James Harvey Robinson 博士为从前美国 Columbia 大学的历史教授。他的历史知识，很渊博的；他的史学思想，很新颖的。他著有多种历史的著作。就中最著名的，就是同 Breasted 同 Beard 两教授合著的《欧洲史大纲》二卷；同 Beard 合著的《近世欧洲发达史》二卷、《近世欧洲史料读本》二卷；独著的《中古近世史》一卷、《欧洲史料读本》二卷。至于《新史学》这部书，为博士最近名著之一。自从一九一二年出版以来，风行一世，实在是博士数十年来研究同教授历史的结果。书分八篇，各篇统是一种演讲稿的性质，自成统系的。现在我先将这本书的内容，大略同读者述了一遍。

第一篇是说明新史学的意义，他的大意如下：

历史的意义是很广的。历史的材料是很杂的。旧日历史家对于选择史材，实在不甚妥当。例如叙述学问复兴时代的历史，不说明 Dante, Petrarch, Lorenzo 是什么人，偏叙南部意大利的朝代战争。又如叙述十八世纪的欧洲史，不说明法国革命的由来，偏叙奥地利国务大臣的更迭。又如叙述法国革命，不说明他的起源，偏叙那时候各封土间的纷纭。总而言之，从前的历史家差不多专以叙述人名地名为极则。他们以为有了一个人名地名的大纲，就可以做历史知识的根本；其余枝叶，日后添加不迟。其实研究历史的，并没有专记人名地名同时期的必要。旧日历史家又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实则政治一端那能概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呢？此外还有一种专述惊心动魄的事实之趋向。其实历史这样东西，并不是小说；而且几件特别的事实，断不能代表人类各种事业的全部。又有以为人类是处于一治一乱的循环里面的。历史家对于乱事津津乐道，对于平时轻轻略过，以为研究各

种制度的和平进步，是专门学者的事业，不是普通人所可能的。其实各种制度的发达，可以使他生出兴趣来。研究历史的只要叙述可以说明人类进步的事实，删去无关宏旨的轶闻，那就好了。

至于历史的功用，在于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从前以为历史是前车之鉴，这是不对的。因为古今状况断不是一样的。就个人而论，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的现在，我们不能不记得我们自己的过去。历史就是个人记忆的推广。我们要研究历史，并不是因为过去可以给我们种种教训，实在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的知识来明白现在的问题。因为唯有历史，可以说明现在各种制度。现在社会改良的潮流，一日千里。我们要想有点贡献，必先明白现在的状况；要明白现在的状况，必先知道他们的来历。这本书所以定名为《新史学》的缘故，就是要打破俗套，去利用各种新科学上的新学说；而且要使历史同入各种学问革命的潮流里面去。

第二篇是说明史学观念的变迁，他的大意如下：

自古至今，历史的观念已经过许多的变化了。到了现在，史心的发达可谓盛极了。欧洲上古时代的历史家，虽然能够秉笔直书，没有什么宗教的臭味；但是太偏重文学的方面；所以历史几乎变成文学的附属品。

自从基督教传入欧洲以后，历史就脱去文学的衣裳，穿上宗教的大褂。基督教徒以为历史是一种人类善恶相战登天入地的说明书。他们总算能够发明一种贯注历史的精神。但是牺牲太大了。有关基督教的事实，虽小亦大，虽轻亦重；无关的，虽大亦小，虽重亦轻。Augustine 所著的《上帝之城》，同他的弟子 Orosius 所著的《通史》，就是两个例。历史上宗教的臭味，在学问复兴以后，还是很盛。Bossuet 的著作，就是明证。宗教改革以后，无论新旧教徒，还是利用历史来做宗教战争的武器。如新教徒所著的 *The Magdeburg Centuries* 一书，同 Baronius 所著的历史，就是这两派的代表。到了现在，历史界还没有完全脱离宗教的束缚。Janssen 的《德国民族

史》，就是一个最著的例。

但是自从十六世纪以来，已经有许多历史家想脱去历史的宗教衣裳，现出他本来的世俗面目。Machiavelli 同 Guicciardini 就是代表。到了十八世纪有 Gibbon, Voltaire, Hume 这班人，不但要使历史变成世界的，而且要代他再穿上文学的衣裳。Bolingbroke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说，历史是哲学的实例，可资借镜。这句话是不对的，我们上面已经说过。Voltaire 著过一部《历史哲学》同一部《各国民族风俗精神史》，以攻击当日宗教同制度为宗旨，所以没有十分批评的精神。Herder 著了一部《历史哲学》同一部《对于人类史的观念》。他以为人类的进步，有一定的定律。他实在是一个传奇派的先驱。

自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历史的新兴味发生了最著的，就是 Montesquieu 的《法意》。因此激起了后代宪法史的研究。法国革命初年，史学方面有一种大同主义。革命以后，忽然激起一个民族主义来。这个主义在德国方面尤其发达。因此就有很著名的 Hegel《历史哲学》的出世。他说历史上有有一个世界精神，这个精神就寄在德国人的身上。这个学说大大激起历史上爱国的观念。最著名的《德国史材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不久就出版了。从此德国的历史家如 Ranke, Dahn 这班人，就执世界上历史界的牛耳。政治史这种东西就成为尽美尽善的历史。

但是上面所述的种种历史观念，没有一个可以说是科学的。自从近来历史抱有科学的野心以后，就生出两个结果来：第一、就是我们对于过去的史料，加以严密的批评。第二、就是著述历史，秉笔直书。但是批评材料同秉笔直书两件事体，不过是历史科学化的初步，并不是科学化的历史本身。科学的特点是：（第一）注重普通的人同普通的事；（第二）发现同应用天然的定律。新科学中最初有影响于历史的，要推《经济学》。Karl Marx 说，唯有经济的解释可以说明过去。这句话虽然不免过当，但是能够

注重历史上最普通的而且永久的原质，实在难得的很。后来科学家里面，很有想将历史变为纯粹科学的人，最著的例，就是 Buckle 的《文明史》。他以为人类进化，有唯物的同唯心的两种定律。不过他同 Marx 不同，以为欧洲文明发达的很，所以唯物的定律已不适用。但是我们要知道，历史所谓科学，同化学物理所谓科学，是不同的。人类的欲望同思想如此复杂，历史的材料如此残缺，Buckle 同 Draper 这班人的梦想，当然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人类，至少已经有三十万年了。我们普通所谓古人，实在是我们的同辈。Buckle 这班人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会研究人类进步的定律，实在是“坐井观天”。总之，我们要知道历史所以不能成为纯粹科学，并不是历史家的罪过，实在因为历史的材料同他种科学的材料不同的缘故。

历史要变为科学的，必先变为历史的才可——就是说，研究历史不但研究历史的“然”，而且要研究历史的“所以然”。十九世纪以前的历史家，统是没有人类进步的观念的。到了现在，我们才知道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东西。各种制度统是多年进步的结果。“历史的继续”是一个科学的真理。研究变化的程序，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这就是历史同文学不同的原因，亦就是历史所以升为科学的缘故。

近来有人说，现在各种科学各有历史，历史本身恐怕要瓜分尽了。其实历史的分工研究，不但不会将历史瓜分了；而且同历史本身，有相得益彰的妙用。而且各种分类研究的结果，断不能概括人类活动的全部。融会贯通的责任，还是要历史家独负的。

第三篇是说明历史同各种新科学的关系，他的大意如下：

历史不能不常常重编的。但是重编了，就算了事了么？普通以为历史是一成不变的，史材是有一定范围的。这种观念，统是谬误得很。第一、要知道历史的本身，就已有一种变化。第二、要知道历史的进步，必得他

种科学的帮助才行。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或者附属于文学，或者附属于神学，或者被人利用去激起爱国的热诚。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历史方面有了四种新事业：第一、批评史材；第二、秉笔直书；第三，注重普通；第四，破除迷信。但是这几种事业，不过史学进步的条件，不是进步的程序。近来新学问里面的发明，最有影响于史学的，就是史心。这个史心，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但不能发明他，而且人家发明以后，我们还不知道去利用他。此外还有不是历史家发明的二个重要的历史学说：一是动物学家 Darwin 的人类进化之说，一是地质学家 Lyell 的人类甚古之说。不料今日历史家还有不承认这种学说是有关历史的！

其实这种学说，比之最有名的历史学说，还要有影响。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急起直追，去利用新科学里面的新学说才好。所谓新科学，就是人类学、古物学、社会同动物心理学，同比较宗教的研究。普通以为未有记载以前的历史，可以不必研究的。谁知道未有记载以前，早有人类；而且非记载的史料，有时比记载的，还要可靠。所以研究历史的人不研究原人学等，就失去一种正确的历史眼光了。有人说现在的蛮族，无异我们同时的祖先；那末我们要明白古代人类的状况，就不能不研究现在的人类学。至于研究比较的宗教，可以明白各种宗教的起源。

至于研究社会心理学，可以使我们明白人类文化传播的原理。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同动物肉体上相同的地方，近世比较解剖学已经证明。人类心理上，亦何尝没有动物心理的遗迹？所以我们不能不研究动物心理学，普通以为研究历史的人，那有许多工夫去研究这类科学。其实我们不必要做人类学或心理学的专家，才能利用各种新学说的。各种新科学对于人类的事业，虽不免有武断的地方；但我们断不可因噎废食的。

第四篇是说明欧洲思想的变迁，他的大意如下：

Bacon 说，我们如今还没有思想史的著作。现在离他说话的时候，已经

三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一本好好的思想史。普通历史家的注意思想史，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这就是 Draper 的《思想发达史》一书，虽然一无可取，居然久受大众的欢迎。同时有 Lecky 的《欧洲唯理主义之兴起及影响》一书，虽然比较的好，但是只述最近的三百年。第三部就是 White 的《科学与神学之战争》，可惜书中以攻击神学谬误为主。Stephen 的《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同 Benn 的《十九世纪英国之唯理主义》，统是很好的著作。Merz 的《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尤称杰作。最近 Taylor 又著了一部很好的《中古心理》。但是以上诸书，无论好不好，就限于一个时代的，不是思想的通史。其实要著一部思想史，不是不可能的。不过要注重知识的获得同传播方面罢了。

我们知道人类的心理，本来同动物差不多。最古人类的知识怎么样，我们只能根据遗物来断定他。到了埃及时代，人类才有真正的知识。至于狭义的知识生活，实始于纪元前七世纪的希腊人。自从 Aristotle 同 Plato 出世以后，知识生活好像很成熟了，无以复加了。到了 Alexandria 期，希腊知识并没有增加；只有训诂一类，倒很丰富。罗马帝国的末造，希腊精神衰歇了，中古思想发生了。深信超自然的，反对理想的新 Plato 学派的出世，就是知识破产的特征。刚到这个时候，基督教义乘虚而起。不从实际上去求知识，专从知识里去求知识，所以终究失败。十二、十三二世纪中，有学校哲学派的兴起，颇具希腊的精神。他们专门研究 Aristotle 著作的译本，但是懂得的人很少，而且尊崇太过了，反足阻止知识的进步。十五世纪的时候，古学复兴了。但是希腊精神并没有重新发见。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并不是一种思想的革命。新旧教徒的主张同迷信，还是“一丘之貉”，于知识上并没有什么贡献。

十六世纪末年的 Montaigne 很能表出一种希腊的精神。自从十七世纪初年以后，思想的革命开端了。首领就是 Bacon。他是第一个实验哲学家，打

破尊古旧习的第一人。Descartes 比他还要进一步，他的《方法论》，就是一篇脱离过去的独立宣言书，从此西欧一带的批评精神，异常发达。如 Locke, Spinoza, Bayle, Burnet, Blount, Herbert 这班人，统是批评大家。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各种科学的根基统建设起来了。知识从此进步了，迷信亦从此打破了。

但是如今有人说，我们的知识还不能超出希腊人之上。这句话是不对的。近世知识里面，至少有五个超过希腊人的特点：第一、就是实验科学。第二、就是进步的观念。到了十九世纪，再加上三个，就是：第三、尊重普通人——就是普通所谓民主精神。第四、工业革命。有了这个革命，思想上就生出两种研究的新资料——改良社会，同增进人类的幸福。第五、进化的观念——这是哲学革命的最高点。这统是近世知识超过希腊人的地方。现在为提倡社会改良时代，思想史是很重要的。因为要改良社会，必先改变思想；要改变思想，必先明白思想的变迁才行。

第五篇是说明工界中人应读的历史，他的大意如下：

现在为民主精神最发达的时代，所以普通教育很是要紧。从前的教育，不是为普通人设法的；对于普通的工艺，亦很不注重的。自古代希腊以后，就是如此。我们应该快将教育同生活联络起来，现在受教育的人，大部分是将来从事于工业方面的人。他们应该读那种历史呢？普通的历史教本，多重政治，在工业学校里是不适用的。

现在从事工业的人，在社会上居大多数。他们应该有一种明白自己职业的知识才好。现在工厂的生活，干燥无味；工人对于自己的责任，太不明了。唯有历史可以救济这种毛病。因为历史可以使他们知道社会的进步，同他们所负的责任；而且可以说明工业怎样发达出来。最初人类的工艺，恐怕比动物还要笨，不过人类能够用脑力同器具，而且能够将各种工艺遗传下来，所以慢慢的超出动物之上。最古人类的遗物，就是石器，可见人

类的历史始于工业。埃及时代，人类才有文字。埃及人好像很注重工商业的样子。希腊的工艺亦很发达，但是他们很看不起手艺这种工作，以为这是奴隶的事业。罗马时代的工艺，同希腊差不多。自从十二世纪城市发达以后，做手艺的人慢慢占势力了，大家亦慢慢的不敢轻视他们了。十三世纪以后，二种真理发现了：一、是尊重普通的东西；二、是应用知识来增进人类的幸福。自十七世纪以后，工业进步了。十八世纪的时候，有了一个工业的大革命。革命的利益虽大，革命的流弊亦多，使工人仍旧变为奴隶一样，但是因此使我们生出一种社会公平同尊重劳工的观念。这是工业革命所赐的。以上所述的，就是工业中人应该知道的。这种事实，不但可以使他们得一种知识，而且可以使他们协同来铲除工业上的种种毛病。

第六篇是说明罗马灭亡的意义，他的大意如下：

历史分期的方法，是不对的。第一、因为人类的进化，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第二、因为各期的事业，往往犬牙相错的。历史的分期，完全将我们历史的配景弄错了。就是近世开端那三件大事——土耳其人陷落君士坦丁堡，新大陆的发现，同 Luther 改革宗教——仔细研究一下，都是不足为凭的。

罗马灭亡这件事，普通以为是欧洲史上一个极著名的界限。这是很不对的。所以这篇文章要将罗马灭亡这件事体，说明一下。

第一、关于五世纪的史材，不但很缺少而且很不好。除了两种法典以外，只有 Procopius, Zosimus, Photius,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Orosius, Socrates, Sozomenus, Theodoret 《中古编年史》，Prosper, Marcellinus, Mommsen 的《意大利编年史》。Ennodius, Claudian, Sidonius, Leo 这班人的著作，零零碎碎的遗留下来。

第二、关于罗马帝国分裂那件事，普通以为自从三九五年皇帝 Theodosius 死后，帝国就分为东西二部了。这话是不对的。因为罗马自从一六一年

以后，国内就往往有二个以上皇帝并治国中。试看 Marcellinus 所述那段选举皇帝的记载，就可以明白当时选举皇帝，本很随便；而且皇帝虽然不止一个，国家却单一的。所以 Theodosius 那种分治的办法，并不是创举。他死以后，并没有西罗马帝国这个东西。

第三、我们要知道当时罗马国内的蛮族同罗马人，并没有种族上的畛域的。Alaric 入侵罗马城的时候，很愿意同罗马皇帝开和平谈判的。而且罗马城虽然被陷了，并没有受多大的损失。所以 Gibbon 所述那段 Alaric 陷落罗马的事实是不正确的。

第四、在意大利方面，自四五一年后最有势力的蛮族军官，就是 Ricimer。他废立了好几个皇帝。他死后又有 Orestes 立他自己的儿子 Romulus Augustulus 做西部罗马的皇帝。关于 Odovacar 废立 Romulus 这事实，史料很少。只有 Cassiodorus 《意大利编年史》，Procopius 同 Malchus 那几段记载。后来 Gibbon 根据 Malchus 的话，亦述了一段不确实的记载。总而言之，普通对于罗马帝国分裂同罗马灭亡种种观念，统是毫无根据的谬见。

第七篇是说明法国革命原理的由来，他的大意如下：

法国人宣布人权宣言的时候，离今已有百余年了。但是到如今还有人赞美革命前的旧制。对于法国革命，还有赞成的同反对的两派。所以我们要用公平的态度去研究法国革命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体。普通人对于法国革命这件事体，往往不去注意他的好处。其实革命里面，原有一种根本改革的原理潜伏在那里的。一七八九年的原理，有人骂他，亦有人赞美他。关于这个原理的渊源，有说来自 Rousseau，有说来自美国。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说明法国宪法思想怎样发展，人权宣言怎样发生。

法国的各级会议，原定一七八九年五月初旬开会的。法王忽欲延期到六月二十二日那一天。下级代表就宣言组织国民议会，而且有网球场誓言宣布非立宪不可。普通以为这是突如其来的。其实三天以前（六月十七

日)，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相仿的誓言。看他们的誓言，就可以证明法国人的立宪思想，早已成熟了。法王召集国会的宗旨，虽不十分明白，但是当时领袖人物却早有改革政治的存心。至于宪法观念，自从一七一六年五月以后，就常常在高等法院的抗议里面表示出来。法国当时虽然没有宪法，但是国内高等法院早已隐然以保护国家根本法的机关自居了。至于美国各州的宪法同独立的运动，固然有影响于法国的立宪思想，但是并不十分重大。一七八八年五月，法王想废止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提出抗议，以保护各省人民权利为言，意在激起各省人民的援助。各省果然有叛乱的举动。这种举动，虽因力争省权而起，却是对于国家政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自从法王下了召集国会的决心以后，一七八八年的下半年就有许多小册子发见。大都主张限制君权规定民权为改革政治的初步。就是当时各地人民《陈情表》里面亦都有这种主张——大概不外改良政制规定权利二句话。所以当日法国人对于编订宪法这件事，实在出于自然，不是无中生有的。

我们既然明白一七八八年的危机，同《陈情表》的内容，就可以知道一七八九年六月十七日那个誓言，并不是无根的东西。至于宪法前面那一篇《人权宣言》，并不是一种高谈阔论，实在是一种圆满周到的原理；不是向壁虚构的东西，实在是由经验得来的结果。

第八篇是说明历史光明里面的守旧精神，他的大意如下：

世界上有人类，至今至少已有五十万年。从前以为人类出世，不过六千年。自 Lyell 的《古代人类》一书出版以后，人类甚古的学说于是大盛。假定以十二个小时来代表人类的全史，假定人类的全史只有二十四万年，那末，每小时代表二万年，每分钟代表三百三十三年。最古的文化，到十一点四十分的时候才发见。希腊文化，离今不过七分钟。Bacon 的出世，离今不过一分钟。蒸汽机的发明，离今不过半分钟。照上所述，有二点甚明：

一、普通所谓古人，实在是我们同时的人。二、古代人类进化很慢，到了后来速率愈快。希腊人最能利用心力，但是科学上没有多大发明。罗马人亦是如此。中古时代的人，专崇上帝，反对理想。十三世纪以后，Aristotle 的著作虽然复见，但是尊崇太过，适足阻止思想的进步。Roger Bacon 主张学者应该注重普通的事物。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离今不过二分钟。新教徒中如 Luther, Melancthon, Calvin 这班人，统不知道人类是进步的。自从 Francis Bacon 同 Descartes 出世以后，才将崇古的习惯打破。Bacon 为第一个实验哲学家，鼓吹人类进步的学说很力。进步的观念到十八世纪更盛了。如 Beccaria 同 Condorcet 这班人，统是反对古人深信进步的学者。到了十九世纪科学发达以后，进步的原理根本益固。他们统来证明人类是果能进步的，果能改良自己的。人类知道自己能够进步，离今不过一分钟。

历史这种东西，从前被守旧的人所利用。实在维新的人应该利用他，去打倒守旧的人的。我们要知道人类中新旧人物的区别，不是天生的，实在是教育的结果。守旧的人往往反对改良的事业，以为改良社会，无异改变人类的天性。这句话是不对的。人类的文化，是由模仿或教育，然后传下来的，不是由父母肉体中遗传下来的。而且人类的本身，就是由动物变来。那末人类天性不可改变的话，更是不攻自破了。守旧的人对于现在制度，是以过去为标准，不以现代或将来为标准的。他们不知道过去人类的进步，他们亦想不到将来人类的进步。或者他们要问究竟进步是什么？我们环顾四周改良的机会如此的多，我们实在懒去同他们再下一个进步的定义！守旧的人又要说，现在有许多东西，固然应该改良；但是恐怕过度了，反足误事，所以他们来做一个缓冲机。这句话亦是不对的。因为维新的人从来没有过度改革的机会过。法国革命中那个恐怖时代，总算唯一改革过度的例了。但是据那个时代的个中人说起来，恐怖时代种种的罪恶，统是守旧的人造成的。总之，我们要改良社会，切不可做得太过度。因为今